

北海道

旅日华人中篇小说集



哈南 著

一个在东京银座的灯红酒绿之间穿行的人
一个在中国长大却在日语中饮食起居的人
他的眼中会是怎样一个世界

作家出版社



北海道

旅日华人中篇小说集

哈南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海道 / 哈南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063-7873-4

I. ①北… II. ①哈…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49797号

北海道

作者: 哈南

责任编辑: 佳丽

装帧设计: 尊丰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6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70千

印张: 18.75

版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873-4

定价: 30.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 那一刻你不再担保……1
- 西村和他的装置艺术……40
- 北海道……82
- 寻找幸福的二重奏……110
- 六岁的时候……129
- 歪嘴堂官窑……174
- 黄金两钱……211
- 飘逝的红绸巾……254

那一刻你不再担保

—

你操过吗？你替咱中国的那些姐妹们报仇了吗？

许多人都这样问过。尤其是那么漫长的日子都熬过了，回国的行李都打点了，剩下的也就这么一个似乎不能不去完成的“政治”任务。

京子说她今晚真的不想回去的时候，欣欣听到他的朋友这样问他。

又是京子打的电话。欣欣没有拒绝。其实他已经有了一个约会，他把那个约会辞了。说起来那个约会更加重要，它关系到公司的业务。他找不到自己必须这样做的理由。他仅仅顺从她。

他们坐在其中的是一家专营北欧料理的饭店。京子说过她的目标是东京所有的欧式菜馆。京子已经有了醉意，她用手指在桌子上划了一个“5”字，然后痴情地笑着。

“你是个……选手……5号……”

是京子的表情帮助欣欣明白了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应该承认，他是一个钝感的男人，而且他觉得自己很无聊，那么一个罗曼蒂克的氛围，他想到的竟然是自己和操靠近了一步。

“我们走吧……”

京子欠起身来，把外衣披上。她的夸张的动作使得她的身体比平常更加有了轮廓。那个尽量敞开的领子一定是故意朝欣欣倾斜的，倒出来的

那股温存的力量无疑是在向欣欣说明她为什么要把欣欣比喻成一个选手。

那一带虽然繁华却并非纸醉金迷，它的有着紫色光亮的爱情旅馆似乎也比别的地方显得有品位。那天刚好有月亮，拱形的，好像是供人钻进去的门有一半沐浴在银光中。看得出来这种建筑的设计一开始就是要遮人耳目却又要让月亮来窥视的。

欣欣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操了。毫无疑问的，操了。天上的月亮作证。不，他是对他的朋友说的。的确，这一刻他是那样地近距离，他清晰地闻到了从京子身上发出的和化妆品混合在一起的芬芳的体味。

随后他低声对京子说：“我们回去吧！”

二

欣欣把一个煮熟的鸡蛋轻轻地在柜台上敲响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会引来那么多注目的眼光。厨娘是斜斜地瞥过来的，并排坐在柜台上的是侧视，而大部分的眼光则盯在他身后。可是他一点也没有背若芒刺。他那么潜心致志地剥着鸡蛋，一个劲地在想的仅仅是先把剥好的鸡蛋咬上一口呢还是把它沉入到那碗冒着热气的拉面中去。

这顿丰盛的午餐是他精心设计出来的。开头他只在公园的凳子上喝牛奶配蛋糕，喝得肚子都凉了。后来他斗胆地推开了这个菜馆的玻璃门，迅速地往挂在柜台上边一串长长的菜谱瞥了一眼。他的目光停在最右边也是最便宜的那一张上面，他看到那个价格并没有超出他的预算。他不等那个胖胖的厨娘把欢迎光临给喊完就退了出来。随后他计算了一下，确认匆匆地扒上两口的话并不会耽误上班的时间，只要他在下电车之后小跑一阵的话。兴奋之余他又灵机一动地想到，出门时再带上一个熟鸡蛋的话就不缺营养了。那可真是锦上添花。那一天他的全身上下都有一种很温饱的感觉。

顾客们互相对望着，不知道如何应对。那个时候的日本人看到一个违法乱纪的中国人还不至于一下子就想到什么民族的劣根性，何况欣欣犯下的只是一个小小的过错。他们惊讶的是欣欣那种旁若无人的态度，尤其令他们无法理解的是一个熟鸡蛋为何会对人产生那么大的诱惑力。一时间

店里头竟然鸦雀无声。

这时候听到一个喊声：“给这个中国人倒一杯酒！”

欣欣慌慌张张地掉过头来的时候看到了这样喊着的涉谷。那个时候的他当然不知道这个有着一副沙哑的嗓门的日本人日后会成为他的恩人。他甚至没有听出这句脱口而出的话里头所含有的善意。

他和许多漂洋过海的中国人一样寻求从日本人那里得到庇护。尊严变得没有价值了，尊严留给了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他甚至比任何一个在国内的人都能够理解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孩子为什么要委身于一个令人作呕的日本老头。只是和她们相比，他一无所有，没有一件能够供他出卖的东西。因此对这一刻他一点也没有心理上的准备，根本没有想到这个打工路上的小菜馆里竟然会有他踏破铁鞋无处寻的。

幸运降临了。涉谷是一个十分体面的日本人，他不是轻易地喊出“给这个中国人倒一杯酒”的。一个没有十分自信的日本人不会这么大胆地抛头露面的。至少日本人在表面上是含蓄的，不喜欢出风头。果然他这样喊出以后，店里的客人立刻明白他们应该怎么和欣欣相处了。涉谷的这句话一下子就把欣欣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使别的客人即便是莫名其妙却也不得不看着办。

欣欣抓住了这一根稻草。当他清醒过来之后，他立刻明白了比起一个熟鸡蛋，眼前这个素不相识的日本人有可能更加有力地维持自己消磨在异国的生命。他的这种冲动和一个寻思着是否让自己献身的女孩子一样是一种本能。他的做法也和那些女孩子一样高明。他谢绝了涉谷的一杯酒，其效果就像一个女孩子拒绝了一个吻一样是一种挑拨。他得知涉谷每天都在这个店里用午餐时故意不来了几天，接着见面时涉谷的情绪就比想给他倒一杯酒的时候高出了许多，也是从那以后，涉谷拿定了主意，把他和欣欣之间的萍水相逢看作是一种天意，决心助这个可怜的把一个熟鸡蛋违规带进店铺里来的中国人以一臂之力。

后来欣欣知道的事实更是远远超过当时他所预料的。那当然指的是涉谷的社会地位和他的收入什么的。那些有形的无形的财产使涉谷不用说在这个小店，就是在别的任何一个地方也都是挺着胸膛昂着头的。而这一切居然都被欣欣算到了自己的账上，仿佛自己也因此变得非常阔绰。只是

和上面说的那些女孩子不同，他既不去占有也不去分享。他眼睛盯着的是那里头被他认为有一部分只属于他的附加价值。

许多年之后欣欣开始反省的时候，多少谴责了自己的狡诈。可是当他把自己在日本的奋斗史夸夸其谈时，他必然会删去那些不光彩的细节，就像没有一个女孩子会在回国之后承认自己曾经在日本放荡过一般。他过分地强调了当时所谓的罗曼蒂克的色调，轻描淡写地把他和涉谷的认识说成是一次巧遇，结果反而显得不真实。轻信他的人都以为他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公园里和涉谷邂逅的。

三

他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每次他进到这个菜馆的时候，坐在涉谷旁边的人就会主动地让出座位来，让他去和涉谷完成一个配套。而他只要像一只猫一样地匍匐在涉谷的身边，这个家里的摆设也都有他的一份。

人们会立即中断了原来的谈话，把他当作一个中心人物，几乎都是对他的询问，他身上没有一处是不新鲜的。他从没有听到有日本人这么亲切地对他说，他的哪怕是含糊不清的回答都被人们洗耳恭听着。他看到的尽是恍然大悟的表情，他想许多人肯定是不懂装懂的，因为首先是他自己就没有完全听懂人家问他的是什么。

几乎都是由涉谷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来才分一点机会给别人。不过随后涉谷又很快地收回了自己的权益。他不喜欢老让别人曝光，欣欣是他的作品，欣赏一下没问题，可是不能靠得太近。

他点了一盘青梗菜，是专为欣欣点的。

“饮食不能缺纤维类，记住，每天都得吃青菜！”

那个时候日本人已经在转变饮食的观念了。涉谷是真心的，他用最新的科学来呵护欣欣。

欣欣把筷子悬着，咽不下那盘青梗菜。他已经吃了，吃了纤维类，吃了青菜。我操的，现在才知道就要去打工的厂子真是一个鬼地方，不是人待的。相比之下他死也不会忘记涉谷的恩情，忘记这个温暖的家。将来

要是出有出息的话，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人家。

这便是欣欣最初的感恩之心，它无疑和初恋一般纯洁透亮。将来是极其遥远的，他恨不得眼前就有一个报答的机会。比如说一部汽车冲过来，眼看就要撞到涉谷身上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欣欣把涉谷拉到了一边；要不就是发生了地震，所有的房子都倒塌了，他却把涉谷压在自己的身子底下，贴贴实实的，让涉谷安然无恙。

可是眼下他什么都没有。从国内带来的茶叶啦、印章啦不用说只是杯水车薪，连见面礼都谈不上。涉谷不怎么懂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可是很懂得它的亮点在哪里。他把欣欣送给他的那些东西拿出来炫耀，把欣欣对那些东西的说明刻意地夸大，令所有的人眼红。欣欣本来就不得已地掺了点水分，经过涉谷的一番渲染，那些东西几乎都成了无价之宝。

只有这个时候欣欣才感觉到了自己一丁点儿的存在价值，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除此之外，他还能够用什么来取悦涉谷、报答涉谷呢？

他看到涉谷伸出小指，在他眼前比划了一下。开头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他也不知道日本人是在比较亲近之后才做出这个手势的。他四下里瞧了一下，看看有没有能够帮助他的人，可是他看到周围全是对他的期待，每一只眼睛里都有亮光。他不得不转过头去请教也把他给聚精会神地给瞪着的厨娘。可这一次连一直对他很亲切的、常常帮他解答疑问的厨娘也只端出一个无可奉告的微笑，含蓄而又动人。

最后是一个客人做了既形象又浅显易懂的解析。他先是把两只手掌拱着放在胸前，然后比划了一个拥抱的动作。随后就是被抑制了好久的笑声。

欣欣显然反应得太慢了，不过他的幼稚无知使这个对日本人来说是很老套的玩笑却换了汤也换了药，满是新鲜的味道，甚至掺入了异国的情调。

什么，日本人在问他女人的事？不，不仅如此，日本人在问他抱过了女人没有？不，不仅如此，日本人赤裸裸的，日本人在问他来日本操了没有？

欣欣的脸红了。他毫无防备。他突然被抛到一个遥远的仿佛是他从

来没有涉足过的世界里。在这个本来随便就能够操的国度里，他却丧失了人类的这一本能。他下意识的目光瞥到了那个厨娘身上，仿佛这一刻把他给团团围住的人群中这个唯一的异性会对他伸出救援的手。可是他看到那个已经变得很兴奋起来的厨娘似乎也在问他你操了没有，坦白交代。

他还是瞧向了涉谷。他怎么会把涉谷给忘了呢！这个问题是涉谷提出来的，他不该把源头给忘记。见鬼，自己真是发昏了，居然让涉谷久等了。他赶快提起劲来，迅速地摇了摇头，十分肯定的。

是的，他发誓，他一点也不撒谎，到日本之后他一次也没有操过，绝对没有。我操的，怎么会去操呢？他不但没有机会操，就是有的话他敢操？他到日本不是来操的！

他嘴上没说，可心里头却是在国内一旦需要信誓旦旦时肯定会有最高层次的保证，那就是请组织上审查吧。他是纯洁的，他有一颗红得发亮的心。

没想到人们大失所望，没有一个因此赞赏他的人，尤其是涉谷还有点欲言又止的尴尬。只要欣欣不是这样回答他的话，他马上就要接着发挥。他已经准备好了调侃的句子来让大伙开心了。

欣欣是他手里握有的股票，他随时都在炒卖，让它升值。开头他也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回报，对欣欣的款待完全是一种慈悲的行为。可他却善有善报，周围的人因此比以前更加尊敬他了。他也因此明白了有能力表示自己的宽宏大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地位。他也因此想到即便是为了周围的人，不，就是为了他自己也必须好好地保护这个上天扔到他脚下的无依无靠的人。

由此说明他把小指头亮在欣欣的眼前并非是要对欣欣进行考核。和他频频地把欣欣推到公众面前，频频地向人们表明他们之间已经亲密到了何种地步一样，他仅仅是在调试和运转一部自己渐渐地驾轻就熟了的机器。

欣欣还没能够如此地洞察秋毫，他来日本的时间还不长，实际上他远没有入乡随俗。不过他嗅到了什么异样的气味，他知道自己错了，尽管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这一刻他不能够有别的标准，他只能根据涉谷的脸色来判断自己的行为，随时加以修正。

涉谷又伸出了他的小指来了。什么，你不喜欢？

这回欣欣不会犯错了。这回他把涉谷的精神给彻底地吃透了。他很坚定地回答说喜欢，我喜欢，真的很喜欢。

这就对了，在场的都松了一口气，生怕他再一次摇头。谁都不愿意看到一个异色的人种。喜欢女人还需要羞羞答答吗？喜欢女人是不分国度的。

接着涉谷又一次把小指头比划了一下，然后伸出食指来，指向他替欣欣点好了一盘青梗菜，很有哲理性地阐述说对于生命来讲这两者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缺一不可。

这回欣欣端出的是恍然大悟的表情。他有意夸大了自己的这种表情。他觉得涉谷的语言很深刻，耐人寻味。不过如果是他的话，他会更加注重形象。他会说女人就是纤维类，女人就是青菜。这两者如出一辙。

他开始吃青梗菜，大口大口地，津津有味。一边吃着，一边放心地瞧了一眼很满足地把他给瞧着的涉谷和所有在场的人。是的，他终于找到了可以供他出卖的东西，他并非一无所有，靠着它说不定也会有他在日本的一番作为。

四

京子连着碰了壁。她以为欣欣玩的是一种过时的把戏，中国人老是强调什么古老的文化。欣欣在心里说操的时候，她却在说 SEX。日本人进口了那么多的外来语，大概已经忘记了他们的祖先是怎样给这种天经地义的行为下定义的。同样的一种动作在暴发的瞬间却在人的脑际引发了截然不同的讯号，可见世界的文化确实是那样地多元。

她之所以把欣欣列为自己的第 5 号选手，不用说那是为了填补一种空白。在她看来欣欣正值她的“赏味期限”。过去他太穷酸了，难怪人家会说他们是“支那”。她当然没想到欣欣会有发迹的一天，如果想到的话那时候她肯定要给他几个眼神做纪念。她不是那种吝啬的女孩子，不会去斤斤计较自己是否得不偿失。

而如果让她把欣欣再往后排列的话，也很难保证说她会有那么多的

耐心。她担心的不是别的，她不喜欢的恰恰是欣欣和他的过去完全不一样，截然不同。欣欣迟早会成为一个日本人的，他的举止，他的作风。如果是这样的话，欣欣对她来说还有什么味道呢？这样的欣欣和第5号以前的选手又有什么差异呢？这样的欣欣她早就腻了，手里一大把，街上一大片。如同她觉得这个令人窒息的东京到处都是见缝插针的高楼，世界已经变得没有了余地一般。她像那些已经把能源给消耗得差不多的人那样开始回过头来说他们喜欢的是不会导致地球温暖化的建设和发展。

直到那一天欣欣对她说“我们回去吧”的时候，她才懵住了，刹那间竟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一向持有的那种自信全没了，她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弱小的可怜的姑娘。

如果永远只是这么一个弱小的可怜的姑娘该多好呀。令欣欣沮丧的是京子紧接着脱口而出的问话却是：“你一定有了别人！”

京子又显得很任性了。她的质问是那样地咄咄逼人。这才是京子，那个弱小的可怜的京子只是他的错觉，是他炮制的。这个突然间出现的问话使他变得很不耐烦，他竟然一点也不加思索地回答道：“是的，有一个！”

他感到会有一记摔向他的耳光。中国的女人会，日本的女人也会。看一下电视剧就会明白的，差别只是力度上的。日本女人总是显得那样软弱无力，日本女人没有举行过三八妇女节拔河比赛。

谁叫他开这么大的玩笑呢。京子一定也熟悉那些电视剧的，不过她选择的是另外一个镜头。她掉过头来飞奔而去，跑了一阵才停了下来。那个距离也是适中的，电视连续剧中的日本女孩子都是在跑了那么一阵之后回过头来喊了一句很重要的台词的。他听见京子大声喊的是：“你是我的！你会是我的！”

五

那张照片镶嵌在桌子上的镜框里。开头欣欣还以为那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要不就是一张海报。他老是掉不开自己的眼睛，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她。如果不是第一次在涉谷家里做客的话，他一定要把那张照片拿在

手里仔细端详了。

接着他呆呆地回想着。终于他忍不住问道：“她是山口百惠？”

涉谷笑了。怎么会是山口百惠呢，简直是牵强附会。

“你怎么知道山口百惠呢？”

“我怎么不知道呢？”欣欣大声地反问，“我早就知道了，来日本以前就知道的！”

欣欣变得非常兴奋，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他和涉谷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是小心翼翼的，从来都没有出格的言行，所有的感情流露都集中在他是很听话的，他会永远感激涉谷的这一主题上头。这一刻他有点偏离轨道。

接着欣欣又转过脸来把那张照片看了一会，看得比刚才还要专注。这还不够，看完之后又很突兀地问涉谷：“你知道电视连续剧《血疑》吗？山口百惠演的？”

他怕涉谷不明白他说的，还用预先准备好的纸笔写出大大的两个汉字。为了让他们有比较深入的交流，他们经常借助于补充的工具。

涉谷摇了摇头。

“你想想，肯定会知道的，中国人都知道的，非常有名的！”

如果不是欣欣那么急迫的样子，涉谷是不会去费心思的。不管怎么样山口百惠已经淡出了日本的历史舞台，他不得不去动一点脑筋，他第一次被欣欣牵着鼻子走。

“也许是，你说的大概是《赤色的疑惑》吧。《血疑》一定是翻译的名字。那的确是很有名的电视剧，轰动过日本列岛，可是已经很久了，已经过时了。”

“怎么会过时呢？那么有名的，每一集我都看了，”欣欣郑重其事地反驳着，他简直有点忘乎所以，“我是从那以后开始喜欢上了日本，尤其是日本的女孩子，带着东方的神秘的色彩，叫人充满了憧憬！”

就在这个时候欣欣看到了涉谷脸上吃惊的表情。他猛地停住了，明白自己犯下了弥天大错。那一回涉谷向他伸出小指头来开头弄得他很难堪，可最后却有惊无险。最后他很坚定的表态显得很高明，既不让涉谷失望，又暗暗地反衬出他那如田园风光一般的纯朴。这是他一直在涉谷面前

树立着的自己的形象。可现在他暴露了真面目。时过境迁的，他居然信口开河地谈起了日本的女孩子，而且还滔滔不绝地，大言不惭。

不料涉谷却哈哈大笑了起来，笑得那么大声，笑得欣欣莫名其妙。他不但不去计较欣欣的样子和平常不一样，他还觉得欣欣最后的话意味深长。他怎么也没想到欣欣会对他司空见惯的照片做出那么高的评价。

只见他又把桌上的照片给盯住了，脸上的表情变得有点异样。突然间他转过脸来。

“我问你，她哪个地方像山口百惠？”

哪个地方？鼻子？眼睛？实际上欣欣已经无法确切地想象出他心目中的山口百惠是怎么样的模样了。对山口百惠的憧憬已经成为了一种朦胧的心绪，化为了一种氛围。当他在异国的土地上奔波的时候，这种憧憬偶尔还会成为涌上他心头来的一种温暖的感觉，带给他荒野中的一缕芬芳，甚至成为他在艰难的环境中努力奋斗的一种动力。

他是在看到照片上那个少女的青春的脸庞时突然涌起了一股激情的。这股激情和他深深地藏在心里的那种憧憬不谋而合。这股激情比鼻子和眼睛这些具体的有形状的东西更让他觉得照片中的那个女孩子除了山口百惠之外不会是别人。

当然现在没有时间来供他抒发诗情画意了，欣欣赶紧回答说鼻子像眼睛像，什么地方都像。

涉谷也就笑得更加开怀了。那种笑容是古怪的，而且含有一种深深的嘲弄，令欣欣怎么也无法理解。

突然间欣欣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声音：“爸——”

欣欣转过头来，看到门口站着的就是照片中的那个女孩。

六

涉谷并不是随时随地就把小指头伸出来的。在大多数的场合中他都是严肃正经的，有一副长者的模样，和欣欣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多半是谈人生，谈社会。自从涉谷成为了欣欣的担保人之后，按照人管局规定的对被

担保的外国人进行生活指导等等也就成为了他们谈话的一个纲领。日本也有变相的政治思想教育。

直到正规的课程都完成了之后，他们才会有一些轻松的文娱活动，进行的方式不用说是由涉谷讲授，欣欣则侧耳倾听。欣欣当然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加进一点调料，让涉谷保持浓厚的兴趣，同时也让涉谷明白他没有偷懒，他有他的分工。

涉谷谈的几乎都是他在海外的风流史。他说他到韩国出差的时候，韩国的公司为了招待他，先让妓女轮番替他斟酒，这样就是喝得酩酊大醉了也不会看错哪一张脸是自己中意的。他说他喜欢泰国的女人，泰国的女人能够长期地交往。而且他都是有选择地使用词句，没有下流的日本人在说到这类话题时的满口污秽，因此欣欣甚至觉得涉谷的谈女人有一种格调，在这个绝对黄色的社会里有一点阳春白雪。

尤其是他听到每一次涉谷都要叮嘱说他的话属于高度机密，对任何人都不能透露，他只把这些告诉欣欣一个人的时候，他因此对涉谷更加敬重了。能够如此缜密如此严肃地对待男女之间的隐私在日本已经算是正人君子了。而且比起被激起的冲动，更让欣欣感到满足的是他所得到的信任。他看到他又从涉谷那里得到了某种许诺、某种保证，他和涉谷之间有了更加牢不可破的纽带关系，他们贴得更近了。

那一天涉谷说他怀念一个叫春兰的台湾女人。

那时候欣欣刚好又把眼睛盯在那张照片上。他不知道自己是第几次这样地盯着看了，因此他一直对涉谷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的谈话没有听得那么专注。问题在于他对自己这般掉以轻心一点也没有觉察，他的眼前老是出现的是那一天站在门口向他说“我叫京子——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时那个女孩子的那副神情。

终于，模糊的记忆变得清晰了，最后栩栩如生。他断定了，他对自己说一点也没错，那张照片上的女孩子是山口百惠。那个站在门口对他说“我叫京子——”的女孩子也是山口百惠。她们都是山口百惠。

紧接着他心里出现的念头是她居然会是涉谷的女儿。

奇怪，对他来说涉谷是那样的至高无上，而他竟会希望她不是涉谷的女儿。他是多么地糊涂呀，涉谷有那么一个像山口百惠一般的女儿，对

他来说又何乐而不为呢。他不是说过涉谷的所有的光泽都会映到自己的身上，涉谷的有形的无形的财产里都有只属于他的附加价值吗？他简直可以拿这来吹嘘一番，让那些在日本的和他一样饥饿的同胞们流一些口水呢。遗憾的是他竟然放纵了自己的想象，拒绝了一个他一点也不用花本钱就能够拱手捧出的恭维。

难道他就这样地来对待他的恩人吗？难道他忘记了自己即使在指鹿为马的情况下不也应该点头称是吗？

可是那女孩子不应该是涉谷的女儿，不，她怎么也不是。她怎么会是呢？电视里的山口百惠根本没有一个像涉谷这样的父亲。

他老是在心里这样说道。他始终没有让自己折衷。

他还为自己想出了他为什么这样做的理由。那就是没错，涉谷是他的恩人，实实在在的，重如泰山。而电视剧里的山口百惠的父亲算什么呢？只不过是残存在他记忆中的一个片断，是一个已经变得模糊起来的形象，轻如鸿毛。

这样区别了以后他的心里变得轻松了一些，他甚至感到有点满足。他无端地割断了涉谷和京子的关系，狡猾地让恩人的涉谷和虚拟的山口百惠分别生活在两个只属于他的现实和理想的世界里，相安无事，并且各尽所能。有了他们，便让自己有了在日本混下去的足够的资本，他不再孤苦伶仃了。

可是突然间来了一个叫春兰的不速之客，来得不看时间，不看地点。以往的话欣欣肯定要问是怎样的一个女人，长得漂亮吗？需要的话他还会有一些启发式的或者叫引申式的发问，比如说是高山族的，或者是国民党高官的女儿之类的来表明自己对台湾并非一无所知，自己想知道的心情迫不及待。可是这会他却漠然无情地望着涉谷，仿佛在说哪个春兰，他根本就不认识。

涉谷就有点怀念不起来的样子。他必须一一地介绍背景，甚至自己去铺垫。他不习惯开门见山，他又不是说书的。没看到电视节目播放时总要去雇一大帮人在一旁拼命地拍手和起哄吗。

欣欣不安地望了一眼涉谷。他发现自己正在败坏涉谷的兴致，他甚至看到涉谷的眼里有对他的一丝期待，显然是在等着他赶快进入角色。慌

乱之中他不假思索地就问道：“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宝岛，台湾跟日本一样有许多温泉，你去过台湾的温泉了吗？”

涉谷这才有点高兴。

“对！对！我就是跟春兰一起去泡温泉的，台湾跟日本一样也有男女混浴！”

欣欣又急急地找寻逃遁的路。

“你跟我说说台湾的风景好不好？不，你说一下台湾的水果。台湾的水果世界闻名，什么香蕉、菠萝……好吃得要命！”

“你说对了，台湾的水果！你知道最好吃的是什么？最好吃的是槟榔！告诉你，春兰就是卖槟榔的姑娘。你知道在台湾卖槟榔的女孩子都穿着赤身露体的衣裳……”

叫春兰的台湾女人一定是一个丑八怪，叫春兰的台湾女人一定是一个放荡的妓女。他当然想是那个春兰把涉谷给勾引了。让涉谷有一点受害者的意识会使欣欣在心里好受一些。可是涉谷却指了一下桌子上的照片，神秘地说道：“春兰比她还要年轻呢！”

涉谷显然是让欣欣有机会说“你真棒”，然后露出一个惊奇得不得了同时也要有点羡慕的表情。他们之间已经这样子搭档了好多次了，眼下只不过是再操练一遍，或者说再重复一遍而已。可是这回乱了套。

“住口！请你停住！你别说下去！”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欣欣一直为自己这声疯狂的呼叫而心有余悸。他居然能够对涉谷如此大喝一声？他相信其性质之严重甚至有可能断送他在日本的前途。他一次也不敢去重新在眼前浮现出当时涉谷那张惊骇得无以复加的脸。当时掠过他脑际的只有那么一句话，完了，一切都完了。

让那个春兰去死吧，她把他的山口百惠给玷污了。欣欣是因此而不由自主的。那个时候千钧一发，那个时候有一场需要他奋不顾身地去抢救的险情。

后来他不得不去感谢上天在冥冥之中保佑了他。危机是这样度过的，欣欣谎称他是怕涉谷的女儿在外头听到涉谷在说着什么，听到了那还了得。他故意说得结结巴巴的，他的糟糕的日语也在掩饰他的语无伦次。很浓很浓的火药味被冲淡了，化险为夷。涉谷急着想重新沉入到对往昔的回